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簡帖和尚

公案傳奇 入話《鷓鴣天》：

白口擎千袍入嫩涼。春蠶食葉響長廊。禹門已准桃花浪，月殿先救桂子香。鵬北海，鳳朝陽，又攜書劍路茫茫。明年此日青雲去，卻笑人聞舉子忙。

大國長安一座縣，喚做咸陽縣，離長安四十五里。一個官人，複姓宇文，名綬，離了咸陽縣，來長安赴試，一連三番試不過。有個渾家王氏，見丈夫試不中歸來，把複姓為題做個詞兒，專說丈夫試不中，名喚做《望江南》。詞道是：

公孫恨，端木筆俱收。枉念歌館經數載，尋思徒記萬餘秋，拓拔淚交流。村僕固，悶駕獨孤舟。不望手勾龍虎榜，慕容顏老一齊休，甘分守閭丘。

那王氏意不盡，看著丈夫，又做四句詩兒：

良人得得負奇才，何事年年被放回？

君面從今羞妾面，此番歸後夜間來。

宇文解元從此發忿道：「試不中，定是不歸！」到得來年，一舉成名了，只在長安住，不歸去。渾家王氏見這丈夫不歸，理會得道：「我曾做詩嘲他，可知道不歸。」修一封書，叫當直王吉來：「你與我將這封書去四十五里，把與官人！」書中前面略敘寒暄，後面做只詞兒，名做《南柯子》。詞道是：

鵲喜噪晨樹，燈開半夜花。果然音信到天涯，報道玉郎登第出京華。舊恨消眉黛，新歡上臉霞。從前都是誤疑他，將謂經年狂蕩不歸家。

去這詞後面，又寫四句詩道：

長安此去無多地，鬱鬱蔥蔥佳氣浮。

良人得意正年少，今夜醉眠何處樓？

宇文綬接得書，展開看，讀了詞，看罷詩，道：「你前回做詩，教我從今歸後夜間來，我今試過了，卻要我回。」就旅邸中取出文房四寶，做了只曲兒，喚做《踏莎行》：

足躡雲梯，手攀仙桂，姓名高掛《登科記》。馬前喝道「狀元來」！金鞍玉勒成行綴。宴罷歸來，恣游花市，此時方顯平生志。修書速報鳳樓人，這回好個風流婿！

做畢這詞，取張花箋，折疊成書。待要寫了付與渾家，正研墨，覺得手重，惹翻硯水滴兒，打濕了紙。再把一張紙折疊了，寫成封家書，付與當直王吉，教吩咐家中孺人：「我今在長安試過了，到夜了歸來。急去傳語孺人：不到夜，我不歸來！」王吉接得書，唱了喏，四十五里田地，直到家中。

話裡且說宇文綬發了這封家書，當日天色晚，客店中無甚底事，便去睡。方才朦朧睡著，夢見歸去，到咸陽縣家中，見當直王吉在門前，一壁脫下草鞋洗腳。宇文綬問道：「王吉，你早歸了？」再四問他不應。宇文綬焦躁，抬起頭來看時，見渾家王氏把著蠟燭人去房裡。宇文綬趕上來叫：「孺人，我歸了！」渾家不睬。他又說兩聲，渾家又不睬。

宇文綬不知身是夢裡，隨渾家人房去，看這王氏時，放燭燈在桌子上，取早間一封書，頭上取下金篋兒一剔，剔開封皮看時，卻是一幅白紙。渾家含笑，就燈燭下把起筆來，就白紙上寫了四句詩：

碧紗窗下啟緘封，一紙從頭徹底空。

知爾欲歸情意切，相思盡在不言中。

與畢，換個封皮再來封了。那婦女把金篋兒去剔那蠟燭燈，一剔剔在宇文綬臉上，吃一驚，撒然睡覺，卻在客店裡牀上睡，燈猶未滅。桌子上看時，果然錯封了一幅白紙歸去，著一幅紙寫這四句詩。到得明日早飯後，王吉把那封書來，拆開看時，裡面寫著四句詩，便是夜來夢裡見那渾家做底一般，當便安排行李，即時歸家去。這便喚做「錯封書」。

下來說底便是「錯下書」。有個官人，夫妻兩口兒正在家坐地，一個人送封簡帖兒來與他渾家。只因這封簡帖兒，變出一本蹊蹺作怪底小說來。正是：

塵隨馬足何年盡？事繫人心早晚休。淡畫眉兒斜插梳，不口吹拈弄繡工夫。雲窗霧閣深深處，靜拂雲箋學草書。多豔麗，更清姝，神仙標格世間無。當時只說梅花似，細看梅花卻不如。

東京沛州開封府襄棗巷裡有個官人，複姓皇甫，單名松，本身是左班殿直，年二十六歲；有個妻子楊氏，年二十四歲；一個十三歲的丫環，名喚迎兒，只這三口，別無親戚。當時，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襖上邊，回來是年節第二節。

去襄棗巷口一個小小底茶坊，開茶坊人喚做王二。當日茶市方罷，相是日中，只見一個官人入來。那官人生得：

濃眉毛，大眼睛，壓鼻子，略綽口。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桶子頭巾，著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，下面襯貼衣裳，甜鞋淨襪。

人來茶坊裡坐下。開茶坊的王二拿著茶盞，進前唱喏奉茶。那官人接茶吃罷，看著王二道：「少借這裡等個人。」王二道：

「不妨。」等多時，只見一個男女托個盤兒，口中叫：「賣鵪鶉、饅餡蝕兒！」官人把手打招，叫：「買饅餡蝕兒。」僧兒見叫，托盤兒入茶坊內，放在桌上，將條篋篋穿那饅餡蝕兒，捏些鹽，放在官人面前，道：「官人吃饅餡蝕兒。」官人道：「我吃。先煩你一件事。」僧人道：「不知要做甚麼？」

那官人指著襄棗巷裡第四家，問僧兒：「認得這人家麼？」僧人道：「認得，那裡是皇甫殿直家裡。殿直押衣襖上邊，方才回家。」官人問道：「他家有幾口？」僧人道：「只是殿直，一個小娘子，一個小養娘。」官人道：「你認得那小娘子也不？」僧人道：「小娘子尋常不出簾兒外面，有時叫僧兒買饅餡蝕兒，常去，認得。問他做甚麼？」

官人去腰裡取下版金線篋兒，抖下五十來錢，安在僧兒盤子裡。僧兒見了，可煞喜歡，叉手不離方寸：「告官人，有何使令？」官人道：「我相煩你則個。」袖中取出一張白紙，包著一對落索環兒，兩隻短金釵子，一個簡帖兒，付與僧人道：「這三件物事，煩你送去適間問的小娘子。你見殿直，不要送與他。見小娘子時，你只道官人再三傳語，將這三件物來與小娘子，萬望笑留。你便去，我只在這裡等你回報。」

那僧兒接了三件物事，把盤子寄在王二茶坊櫃上。僧兒托著三件物事，入襄棗巷來，到皇甫殿直門前，把青竹簾掀起，探一探。當時皇甫殿直正在前面校椅上坐地，只見賣饅餡蝕的小廝兒掀起簾子，猖狂狂狂，探一探了便走，皇甫殿直看著那廝震威一喝，便是：

當陽橋上張飛勇；一喝曹公百萬兵。

喝那廝一聲，問道：「做甚麼？」那廝不顧便走。皇甫殿直拽開腳，兩來趕上，猝那廝回來，問道：「甚意思？看我一看了便走？」那廝道：「一個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與小娘子，不教把來與你。」殿直問道：「甚麼物事？」那廝道：「你莫問，不教把與你！」

皇甫殿直捏得拳頭沒縫，去頂門上扇那廝一撮，道：「好好的把出來教我看！」那廝吃了一撮，只得懷裡取出一個紙裹兒，口裡兀自道：「教我把與小娘子，又不教把與你！」皇甫殿直劈手奪了紙包兒，打開看，裡面一時落索環兒，一雙短金釵，一個簡帖兒。皇甫殿直直接得三件物事，拆開簡子看時：

某惶恐再拜，上啟小娘子妝前：即日孟春時，謹恭惟懿候起居萬福。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，深切仰思，未嘗少替。某偶以簿乾，不及親詣，聊有小詞，名《訴衷情》，以代面稟，伏乞懿覽。

詞道是：

知伊夫婿上邊回，懊惱碎情懷。落索環兒一對，簡子與金釵。伊收取，莫疑猜，且開懷。自從別後，孤幃冷落，獨守書齋。

皇甫殿直看了簡帖兒，劈開眉下眼，咬碎口中牙，問僧兒道：「誰教你把來？」僧兒用手指著巷口王二哥茶坊裡道：「有個粗眉毛、大眼睛、壓鼻子、略綽口的官人，教我把來與小娘子，不教我把與你！」皇甫殿直一隻手揜著僧兒狗毛，出這裏，逕奔王二哥茶坊前來。僧兒指著茶坊道：「恰才在揜裡面打地牀鋪上坐地底官人，教我把來與小娘子，又不交把與你，你卻打我。」皇甫殿直再揜僧兒回來，不由開茶坊的王二分說。當時到家裡，殿直焦躁，把門來關上，偏來偏了，唬得僧兒戰做一團。

殿直從裡面叫出二十四歲花枝也似渾家出來，道：「你且看這件物事！」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，去交椅上坐地。殿直把那簡帖兒和兩件物事度與渾家看，那婦人看著簡帖兒上言語，也沒理會處。殿直道：「你見我三個月日押衣襖上邊，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？」小娘子道：「我和你從小夫妻。你去後，何曾有人和我吃酒！」殿直道：「既沒人，這三件物從那裡來？」小娘子道：「我怎知！」殿直左手指，右手舉，一個漏風掌打將去。小娘子則叫得一聲，掩著面，哭將入去。皇甫殿直叫將十三歲迎兒出來，去壁一取下一把箭箠子竹來，放在地上，叫過迎兒來。看著迎兒生得：

短胳膊，琵琶腿。劈得柴，打得水。會吃飯，能屙屎。

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條縲來，把妮子縛了兩隻手，掉過屋梁去，直下打一抽，弔將妮子起來，拿起箭箠子竹來，問那妮子道：「我出去三個月，小娘子在家中和甚人吃酒？」妮子道：「不曾有人。」皇甫殿直拿箭箠子竹去妮子腿上便揜，揜得妮子殺豬也似叫，又問又打。那妮子吃不得打，口中道出一句來：「三個月殿直出去，小娘子夜夜和個人睡。」皇甫殿直道：「好也！」放下妮子來，解了縲，道：「你且來，我問你，是和兀誰睡？」那妮子揩著眼淚道：「告殿直，實不敢相瞞，自從殿直出去後，小娘子夜夜和個人睡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和迎兒睡。」

皇甫殿直道：「這妮子卻不弄我！」喝將過去，帶一管鎖，走出門去，拽上那門，把鎖鎖了。走去轉彎巷口，叫將四個人來，是本地方所由，如今叫做「連手」，又叫做「巡平」：張千、李萬、董霸、薛超四人。來到門前，用鑰匙開了鎖，推開門，從裡面扯出賣餛飩的僧兒來，道：「煩上名收領這廝。」四人道：「父母官使令，領台旨。」殿直道：「未要去，還有人哩！」從裡面叫出十三歲的迎兒，和二十四歲花枝的渾家，道：「和他都領去。」薛超唱喏道：「父母官，不敢收領孺人。」殿直道：「你憑不敢領他，這件事干人命！」唬得四個所由，則得領小娘子和迎兒並賣餛飩的僧兒三個同去，解到開封錢大尹廳下。

皇甫殿直就廳下唱了大尹喏，把那簡帖兒呈覆了。錢大尹看見，即時教押下一個所屬去處，叫將山前行山定來。當時山定承了這件文字，叫僧兒問時，應道：「則是茶坊裡見個粗眉毛、大眼睛、壓鼻子、略綽口的官人，交把這封簡子來與小娘子。打殺後也只是恁地供。」問這迎兒，迎兒道：「既不曾有人來同小娘子吃酒，亦不知付簡帖兒來的是何人，打死也只是怎麼供招。」卻待問小娘子，小娘子道：「自從小年夫妻，都無一個親戚來去，只有夫妻二人，亦不知把簡帖兒來的是何等人。」

山前行山定看著小娘子生得怎地瘦弱，怎禁得打勘，怎地訊問他？從裡面交拐將過來，兩個獄子押出一個罪人來。看這罪人時：

面長皺輪骨，胘生滲癩腮；

有如行病龜，到處降人災。

小娘子見這罪人後，兩隻手掩著面，那面敢開眼。山前行看著靜山大王，道聲與獄子：「把枷梢一紐！」枷梢在上，道上頭向下，拿起把荊子來，打得殺豬也似叫。山前行問道：「你曾殺人也不曾？」靜山大王應道：「曾殺人。」又問：「曾放火不曾？」應道：「曾放火。」教兩個獄子把靜山大王押入牢裡去。山前行回轉頭來看著小娘子，道：「你見靜山大王吃不得幾杖子，殺人放火都認了。小娘子，你有事只好供招了，你卻如何吃得這般杖子？」小娘子籟地兩行淚下，道：「告前行，到這裡隱諱不得。」寬幅紙和筆，只得與他供招。小娘子供道：「自從小年夫妻，都無一個親戚來往，即不知把簡帖兒來的是甚色樣人。如今看要教侍兒吃甚罪名，皆出賜大尹筆下。」見怎麼說，五回二次問他，供說得一同。

似此三日，山前行正在州衙門前立，倒斷不下，猛抬頭看時，卻見皇甫殿直在面前相揖，問及這件事：「如何三日理會這件事不下？莫是接了寄簡帖的人錢物，故意不予決這件公事？」山前行聽得，道：「殿直，如今台意要如何？」皇甫松道：「只是要休離了！」當日山前行入州衙裡，到晚衙，把這件文字呈了錢大尹。大尹叫將皇甫殿直來，當廳問道：「『捉賊見贓，捉奸見雙，』又無證佐，如何斷得他罪？」皇甫松告錢大尹：「松如今不願同妻子歸去，情願當官休了。」大尹台判：「聽從夫便。」

殿直自歸。僧兒、迎兒喝出，各自歸去。只有小娘子見丈夫不要他，把他休了，哭出州衙門來，口中自道：「丈夫又不要我，又沒一個親戚投奔，教我那裡安身？不若我自尋死後休！」上天漢州橋，看著金水銀堤汴河，恰待要跳將下去，則見後面一個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揜揜住，回轉頭來看時，恰是一個婆婆，生得：

眉分兩道雪，髻挽一窩絲。眼昏一似秋水微渾，髮白不若楚山雲淡。

婆婆道：「孩兒，你卻沒事尋死做甚麼？你認得我也不？」小娘子道：「不識婆婆。」婆婆道：「我是你姑姑。自從你嫁了老公，我家寒，攀陪你不著，到今不來往。我前日聽得你與丈夫官司，我日逐在這裡伺候。今日聽得道休離了，你要投水做甚麼？」小娘子道：「我上無片瓦，下無卓錫，老公又不要我，又無親戚投奔，不死更待何時！」婆婆道：「如今且同你去姑姑家裡後如何？」婦女自思量道：「這婆子知他是我姑姑也個是。我如今沒投奔處，且只得隨他去了卻理會。」當時隨這姑姑家去看時，家裡沒甚麼活計，卻好一個房舍，也有粉青帳兒，有交椅桌凳之類。在這姑姑家裡過了三兩日。

當日，方才吃罷飯，則聽得外面一個官人高聲大氣叫道：「婆子，你把我物事去賣了，如何不把錢來還？」那婆子聽得叫，失張失志，出去迎接來叫的官人：「請入來坐地。」小娘子著眼看時，見入來的人：

粗眉毛，大眼睛，壓鼻子，略綽口，抹眉裏頂高裝大帶頭巾，闊上領皂褶兒，下面甜鞋淨襪。

小娘子見了，口噙心，心噙口，道：「好似那僧兒說的寄簡帖兒官人。」只見官人入來，便坐在凳上了，大驚小怪道：「婆子，你把我三百貫錢物事去賣了，經一個月日，不把錢來還。」婆子道：「物事自賣在人頭，未得錢。支得時，即便付還官人。」官人道：「尋常交關錢物東西，何嘗推許多日？討得時，千萬送來！」官人說了自去。

婆子入來，看著小娘子，籟地兩行淚下，道：「卻是怎好！」小娘子問道：「有甚麼事？」婆子道：「這官人原是蔡州通判，姓洪，如今不做官，卻賣些珠翠頭面。前日，一件物事教我把去賣，吃人交加了，到如今沒這錢還他，怪他焦躁不得。他前日央我一件事，我又不曾與他幹得。」小娘子問道：「卻是甚麼事？」婆子道：「教我討個細人，要生得好的。若得一個似小娘子模樣去嫁與他，那官人必喜歡。」小娘子，你如今在這裡，老公又不要你，終不為了，不若姑姑說合你去嫁官人，不知你意如何？」小娘子沉吟半晌，不得已，只得依姑姑口，去這官人家裡來。

逡巡過了一年，當年是正月初一日，皇甫殿直自從休了渾家，在家中無好況，正是：

時間風火性，燒了歲寒心。

自思量道：「每年正月初一日，夫妻兩人，雙雙地上本州大相國寺裡燒香。我今年卻獨自一個，不知我渾家那裡去？」籟地兩行淚下，悶悶不已，只得勉強著一領紫羅衫，手裡把著銀香盒，來大相國寺裡燒香。到寺中燒香了，恰待出寺門，只見一個官人領著一個婦女。看那官人時，粗眉毛、大眼睛、壓鼻子、略綽口，領著的婦女，卻便是他渾家。當時丈夫看著渾家，渾家又覷著丈夫，

兩個四目相視，只是不敢言語。

那官人同婦女兩個人入大相國寺裡去。皇甫松在這山門頭正恁沉吟，見一個打香油錢的行者，正在那裡打香油錢，看見這兩個人去，口裡道：「你害得我苦！你這漢如今卻在這裡！」大踏步趕入寺來。皇甫殿直見行者趕這兩個人，當時叫住行者道：「八戒，你莫待要趕這兩個人上去？」那行者道：「便是。說不得，我受這漢苦，到今日抬頭不起，只是為他。」皇甫殿直道：「你認得這個婦女？」行者道：「不識。」殿直道：「便是我的渾家。」行者問：「如何卻隨著他？」皇甫殿直把送簡帖兒和休離的上件事，對行者說了一遍。行者道：「卻是怎地？」

行者卻問皇甫殿直：「官人認得這個人？」殿直道：「不認得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漢原是州東墦台寺裡一個和尚。苦行便是墦台寺裡行者。我這本師卻是墦台寺監院，手頭有百十錢，剃度這廝做小師。一年以前時，這廝偷了本師二百兩銀器，不見了，吃了些個情拷。如今趕出寺來，討飯吃處，罪過！這大相國寺裡知寺廝認，留苦行在此間打化香油錢。今日撞見這廝，卻怎地休得？」方才說罷，只見這和尚將著他渾家從寺廊下出來。行者牽衣帶步，卻待去拈這廝，皇甫殿直扯住行者，閃那身已在山門一壁，道：「且不得拈他。我和你尾這廝去，看那裡著落卻與他官司。」兩個後地尾將來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那婦人見了丈夫，眼淚汪汪，入去大相國寺裡燒香了出來。這漢一路上卻同這婦女道：「小娘子，你如何見了你丈夫便眼淚出？我不容易得你來！我當初從你門前過，見你在簾子下立地，見你生得好，有心在你處。今日得你做夫妻，也不通容易。」兩個說來說去，恰到家門前，入門去。那婦人問道：「當初這個簡帖兒，卻是兀誰把來？」這漢道：「好交你得知，便是我交賣齧齧的僧兒把來。你的丈夫中我計，真個便把你休了。」婦人聽得說，拈住那漢，叫聲「屈！」不知高低。那漢見那婦人叫將起來，卻慌就把隻手去克著他脖項，指望壞他性命。

外面皇甫殿直和行者尾著他兩人，來到門首，見他憑人去，聽得裡面大驚小怪，蹣將入去看時，見克著他渾家，掙挫性命。皇甫殿直和這行者兩個即時把這漢來捉了，解到開封府錢大尹廳下：

出則壯士攜鞭，入則佳人捧臂。世世軌蹤不斷，子孫出入金門。

他是：

兩浙錢王子，吳越國王孫。

大尹升廳，把這件事解到廳下。皇甫殿直和這渾家把前面說過的話對錢大尹歷歷從頭說了一遍。錢大尹大怒，交左右索長枷把和尚枷了，當廳訊一百腿花，押下左司理院，交盡情根勘這件公事。勘正了，皇甫松責領渾家歸去，再成夫妻；行者當廳給賞。和尚大情小節一一都認了，不合設謀好騙，後來又不合謀害這婦人性命，准雜犯斷，合重杖處死。這婆子不合假裝姑姑，同謀不首，亦合編管鄰州。當日推出這和尚來，一個書會先生看見，就法場上做了一隻曲兒，喚做《南鄉子》：

怎見一僧人，犯濫鋪樓受典刑。案款已成招狀了，遭刑，棒殺髡四示萬民。沿路眾人聽，猶念高王觀世音。護法喜種齊合掌，低聲，果謂金剛不壞身。

話本說徹，且作散場。